

颱風後觀察日記

8月1日, 1996年

賀 伯颱風於7月
30日晚登陸，
今日離台。

晨十時許出發，到外面看賀伯颱風的影響。此時清道夫已在外頭忙了好幾個鐘頭，最慘烈的鏡頭都不見了（所以相機不怎麼派上用場）。我決定到敦化路、民權大橋，以及石碇三個地點看看狀況。

東湖國小外的黑板樹有不少斷了枝桠，印證了一位林學家平時對我說過的：這種樹遇強風樹枝很容易斷裂，這是樹木的一種自保策略，此一特點使它相當能適應台灣的氣候。有類似特色的樹木還包括黃槿、菩提樹等。在山坡道路旁看到一隻深黃色的

蜜蜂在採蜜，牠或許已餓了一整天了——這是今天看到的第一隻昆蟲。轉進成功路，在房地產樣品屋前拍那七零八落的自然與人為的裝飾品時，在一棵大花紫薇的樹幹上看到一隊螞蟻在搬家——從地面的坑洞搬到樹幹上的一個小洞。有的螞蟻搬著一粒粒白色的東西——原來那是螞蟻的幼



■賀伯大大減少了樹木的葉面積指數。（內湖 8月1日，1996）。

蟲，看來保護下一代的安全是牠們第一優先的救災工作！這是多麼有紀律的社會動物啊，他們的救災工作或許做得比我們還好。

在幼稚園旁的小路上沒看到什麼昆蟲，大約是一兩隻很小的蚱蜢之類的綠色蟲子，此外還有一隻嬌小的燈蛾，乳白色的翅膀上有淡橙色的圖案。

大湖旁的山徑，樹葉被颳落了不少，現在走在上面光線十分充足。只在廟的周圍走了半圈，走到一半，蟬聲突然大作，但比起颱風前實在是太微弱了。五色鳥的叫聲也傳進耳裡。高興牠們都別來無恙。看到一隻人面蜘蛛，其上方有一隻小許多的紅色蜘蛛（猜想是牠的配偶，即雄蜘蛛）。還有另一隻人面蜘蛛正在吸食一隻中型的蝴蝶。出山徑，看到馬路旁的電線上棲著兩隻大卷尾，之前還在加油站對面看到了一隻。

石碇的那條小徑，幾天前的

盛況已不復，原來蓊蓊鬱鬱的草叢被削去了一大截，就好像一個長髮的人突然理了平頭一樣：所有的蝗蟲均已不見，事實上根本看不到什麼昆蟲，只看到一兩隻蛾、蝶。正要返身回家時，天哪，我簡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：路旁一葉颱風草上停著一隻活生生的褐色巨無霸毛蟲！



■山龍眼上的樹蛙。
(石碇8月1日, 1996)。

原以為毛蟲是受害最重的野生生物，沒想到還有這麼大的劫後餘生者。於是，在驚異之餘，我連忙用三片颱風草葉將牠包起，抗著大風回到車上。在小徑出口的一棵樹的樹基，有兩隻非洲蝸牛附在一條塑膠布上，任強風怎麼吹牠們都紋風不動，這真是抵抗強風的最好辦法，你不能不佩服蝸牛的聰明！

回到家，為捉到的這隻深褐色的大毛蟲拍照，並量了牠的身長：足足有9公分長，寬1.5公分。我不曾在任何書上看過這種毛蟲，對牠非常感到好奇（後來知道這是一種枯葉夜蛾幼蟲；8月6日在福山又見到一隻類似幼蟲，體型稍大，灰白色，有細緻花紋；或許這正是枯葉夜蛾化繭的時期）。拍完照，覺得觀察得

不夠，於是重新穿戴好衣帽，又出門去作田野調查，這回的目標是小山崙。

看情形我是颱風後第一個上到這個小山崙的人。所有橫擋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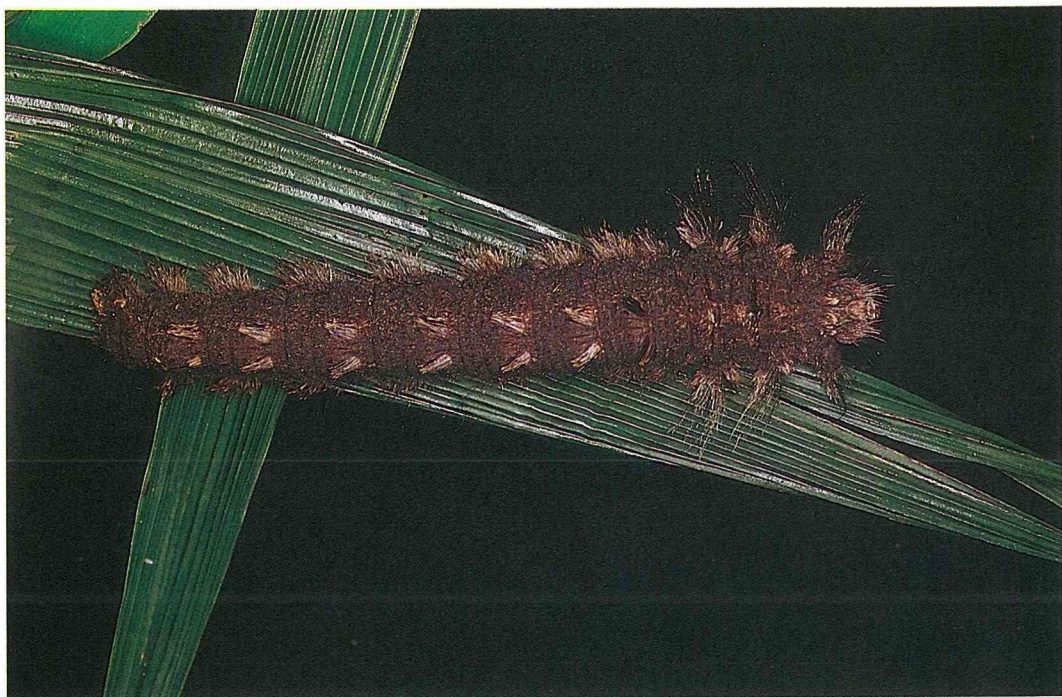
步道上的倒樹都還原狀躺在那裡。我在這裡看到了今天所見的第一隻爬行類：一隻緊抱著樹枝隨大風搖擺的攀木蜥蜴。之後我又看到一隻疾行而過的石龍子。我一心尋找的毛蟲屍體終於在此尋得：在一株頗大的青岡櫟樹下，我發現了一隻形狀略方、有著橙褐色棘狀突起的刺蛾幼蟲，以及三隻被強風颳落的天蛾幼蟲，其中有一隻奄奄一息，我將之帶回家，希望牠能復原，但牠傷得太重了，次日即亡。死掉的兩隻都很大，有一隻足足有9公分長，可能不久即將化繭。至於活的毛蟲，我只找到了一隻——是捲在扶桑葉裡的夜蛾幼蟲，此時牠們這種生活方式便顯出優越性了。蚊子依然還在，但數量也大減，從頭到尾牠們只咬了我四



■被賀伯吹斷的樟樹。(敦化路 8 月1日, 1996)。



■賀伯的威力。(東湖 8月1日, 1996)。



■枯葉夜蛾。(石碇 8月1日, 1996)。

五個飽。意外地看到一隻黃色的蝴蝶(似是小黃斑弄蝶)處變不驚地停在一個葉片上停了許久,待我為牠拍了兩張照片後牠還原姿不變地棲在那裡。此外就是幾隻小型甲蟲。看到這些為數稀少

的小動物浩劫餘生,感到有說不出的欣慰與敬佩。

8月3日 1996年

下午到小山崙作觀察。路過停車場邊的菜園時,看到了一棵

小樹的樹葉上有卵堆,摘了下來,一看,是我沒有看過的卵形,共有16粒,而且是尚未孵化的,於是帶回家養(後知是椿象的卵)。走了幾步,又看到一棵柑桔類的小樹上有一隻無尾鳳蝶幼蟲,長得跟鳥糞一模一樣,連葉將之取下後又看到一隻更小的,於是兩隻一起捉回家。菜園的主人應高興我為他除了「害」吧。

這樣的收穫令我對今天的觀察充滿了希望,心想一定可以看到不少毛蟲。

但我的預期完全落空了。在小山崙上漫步了近兩個鐘頭,連半隻毛蟲也沒看到。但是卻有驚喜!還不到半山腰時,我突然聽得一陣聒噪的鳥聲,聽起來是不小的一群。果然,我一抬頭便

看到了幾隻鳥鳴叫著飛過,這時我簡直懊惱極了!因為我出門時斟酌了老半天而決定不帶望遠鏡,誰知竟錯得如此離譜!我仰著頭停駐在那裡好一陣子,鳥並沒有因為我的接近而飛走,而猶

在那一帶飛著。於是我看出了牠們是幾種不同的鳥，計有：紅嘴黑鴨、綠繡眼、小彎嘴畫眉、樹鵲、白頭翁等，可能還有別的，例如五色鳥。我且懷疑附近有鳥巢。在此作觀察已有一段日子，從來沒有見過這麼多鳥！鳥的叫聲與飛影令我非常愉悅，我在那裡停留了好一會才又繼續往上走。但願我帶了望遠鏡！這次的教訓一定要記取。

鳥成群在樹上飛，而我在地上卻看不到半隻毛蟲，這究竟是怎麼回事？難道樹上有豐盛的毛蟲大餐，而地面的毛蟲全被颱風給摧毀了？這是個相當難解答的問題。

今日還看到兩隻草蜥，一隻蜻蜓，三、四隻甲蟲，幾隻蛾、蝶，還有兩隻赤腹松鼠。

8月4日1996年

晨十時三十分從東湖出發往石碇去作自然觀察。這時天已十分熱，天空是少見的湛藍色，雲也特別白。這是颱風要來的預兆。

到固定去的橋頭小徑去，照例一下車就看到蝴蝶的飛姿——事實上一路上就看到好幾隻蝴蝶——並聽到竹雞的叫聲。今日的昆蟲已多了不少，最顯著的是蝗蟲（可能是稻蝗）。甲蟲、蜘蛛也有一些。至於毛蟲幼蟲，總共只看到一隻——是小白紋毒蛾，棲在江某的葉上。在那裡拍了兩張照片：一隻蜻蜓和一隻寬腹螳螂。我們看到一隻像是小彎嘴的鳥從我們眼前橫飛而過。此外還聽到別的鳥叫聲。

由於所獲不多，於是轉往沙

碇公路上的觀察定點去。

在路上見到一隻黃頭鷺，原在草叢中覓食，當車子駛近時牠便飛到一棵光禿而素淨的枯樹上，樹與鳥皆美，死亡的淒索與生命的風華達到了一個完美的平衡，背後襯著一片湛藍的天，形成了一幅動人的畫，令人駐足。在那裡停留了幾分鐘才又繼續往前開。

千年桐果實累累的枝條落滿地，揀了兩個漂亮的回家作紀念。在這裡花了一些時間與一隻蝗蟲捉迷藏，非常好玩。先前即知蝗蟲會躲人，你湊到牠身邊想仔細看看牠，牠便將身子轉到你的正對面去，讓葉子隔在牠和你之間，你再換個角度，牠又再轉一次，還是讓你看不見牠的正面，如此屢試不爽，像個害羞的



■喜與人捉迷藏的蝗蟲。（石碇8月4日，1996）。

大姑娘，十分有趣。要是有一個人試著一前一後從兩邊「夾殺」牠，牠便只好只躲避一方，但再被逼近時就乾脆兩腿用力一躍跳走了。這兒也有好幾隻款款而飛的蝴蝶。除此之外似乎沒有什麼可看的了。我決意往長著山龍眼的一個缺口去碰碰運氣。

幸好作了這樣的決定，因為在這裡我看到了——並且拍到了——兩個珍貴的鏡頭。先是在山龍眼樹上看到了一隻「像樹蛙的蟲」——仔細一看，就是樹蛙！於是興奮而小心地將牠拍了下來。此處圓端擬燈蛾是一現象，無論死的、活的都很多——也難怪，這裡長著好幾棵稜果榕，這種蛾的食草。而這裡蜘蛛也不少，這些蛾正好就成了蜘蛛的美食。我看到了兩三隻被蜘蛛吸食殆盡的蛾屍，頭都不見了。正當要結束觀察回家時，我瞧見了一隻人面蜘蛛正在捕捉一隻圓端擬

燈蛾，於是又趕著將之攝入鏡頭。我看到這隻不小的蜘蛛將蛾拖到一個牠感到滿意的地方，接著用牠的最後方的一雙足將牠吐出的絲纏繞在蛾身上，一圈又一圈。這時不知從哪裡冒出一隻體型小很多的紅蜘蛛（想必是雄蜘蛛），看似要幫忙，

但那隻大蜘蛛非但不領情，甚且將之投開，不禁令人想到天下所有雄蜘蛛的悲哀（但這只是人類價值的折射）。在一棵被吹倒的千年桐樹幹上，看到兩排螞蟻各朝不同的方向疾行，有的搬運著白白的幼蟻，有的則未扛任何東西地走著，不知在幹什麼。離去前又看了一眼樹蛙，牠還原姿不動地蹲在那樹葉上，若有所思。

回程在路上看到來時所見的那隻黃頭鷺，牠被車聲所驚動，驟然從草叢中飛起，再度令人驚艷！牠停駐在方才那棵樹上，正準備享用牠剛捕到的、還含在牠上下喙之間的獵物；那獵物看似大蝗，但待我用望遠鏡看了才知



■正在吃圓端擬夜蛾的人面蜘蛛。（石碇 8月4日，1996）。

道是一隻蜻蜓。

下午四時許到小山崙去，主要是要去看昨天邂逅的那群鳥。但或許是去的時候陽光太強，鳥的盛況大不如昨。看到了沒有白頭的白頭翁（鳥頭翁？但牠們的頭其實是灰色；可能是亞成鳥），還有樹鵲、小卷尾、綠繡眼等。揀了兩個繭。昆蟲則看到了蜻蜓、蛾、蝶。最後在一個菜園看到了許多豆芫菁與一種專門吃瓜葉的紅色甲蟲。

為了想多觀察一些東西，選了一條從未走過的路走，結果差點迷路了。

今天是作觀察以來晒得最厲害的一次。

8/4



■蜘蛛。（石碇8月4日，1996）。